

沫若抗戰文存

郭沫若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明明書局印行

高

學生

李樹元

初版	代售	實價	出版兼發行	著者
中華民國廿七年二月十日	全國各大書局	每冊國幣二角	上海明明書局	郭沫若

上海書店

冊數
售價 1.00

小序

這里所收的短文十五篇，除去已經成爲單行本的『在轟炸中來去』以外，可以說是我從日本回來後作品的『全集』。因爲都是在抗戰中熱情奔放之下，忽忽寫就的，文字之工拙當然說不到，但是有一點却可供讀者的借鑑，那便是抗戰的決心，所以我也樂得把他們蒐集起來，供給廣大熱心的讀者。曾在『宇宙風』刊載過的歸國日記『由日本回來了』，也收在裏面，作爲一個附錄。這裏，我把七月廿七日歸途中寫的一首短詩錄在下面，以作結束：

此來拚得全家哭，
今往還當遍地哀。

四十六年餘一死，
鴻毛秦岱早安排。

郭沫若 十一月卅日

沫若抗戰文存

目次

我們爲什麼抗戰？	一
告國際友人書	八
理性與獸性之戰	一六
到浦東去來	一九
由「有感」說到氣節	二七
不要怕死	二九
希望不要下雨	三二
忠告日本政治家	三六
抗戰與覺悟	四二

味若抗战文存

前線歸來·····	五五
全面抗戰的再認識·····	六八
「侵略日本」的兩種姿態·····	七四
關於華北戰局所應有的認識·····	七七
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	八一
日本的過去，現在，未來·····	八六
附錄：從日本回來了·····	九三

沫若抗戰文存

我們爲什麼抗戰？

——爲保衛自己的祖國

——爲保衛世界的文化

——爲保衛全人類的福祉

東方有一大羣瘋狗，這一大羣瘋狗便是日本國的飛揚跋扈的軍人。

日本的軍人，尤其他們的領導者，他們自幼年時便受着偏頗的軍事教育，他們的頭腦異常簡單，除掉侵略、佔領、轟炸、屠殺之外，沒有其他的字彙。他們自中東之戰，日俄之戰，屢次的戰役獲得了戰勝的甘餌以來，他們只知道戰爭的得利而不知道戰爭的慘禍，這，早昏迷了他們作爲人而存在的良心，他們是把人的血液當成爲醇酒了。

歐洲大戰對於日本也有了偏惠，世界的均勢漸漸地失掉平衡，日本的軍人便愈加跋扈起來，他們在他們的本國是早已施行了軍事的統制的。連那號稱為自由主義的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都早已失掉了他的政治上的發言權，而且連生存權都時時要受着危害，其它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和平的日本，理智的日本，建設的日本，是早已窒息了。

日本就在這一大羣的狂暴軍人的統制之下，在吐放着他們的毒氣。他們的野心是沒有止境的，他們不僅是想吞滅我們全體的中國，而且是想統一我們整個的世界。這，我們是明確地知道的。就是全世界的具眼的人士也是早已知道。

我們曉得，人類的福祉是在人類生活得到理智的統制時的和平狀態之下所建設起來的。人類自脫離了獸域以來，他的目標是正確地向着人類的協和，泯除着各個民族各個社會的偏狹的傳統，尤其個人所稟賦着的先天的獸性而前進着的。以往的人類文化是這樣建設了起來，今後的人類文化也當這樣建設起來。

我們中華民族素來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們的祖宗替我們建設了四千年的文化

，以仁義爲大本的文化。這文化我們作爲禮物贈送給了日本，使日本人早於千年以前脫掉原始的界域，和我們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我們中華民族在最近的三百年內，曾受過一度原始民族，滿洲人的蹂躪，受了他們的無理的統制束縛，聰明才智之士迭受摧殘，因此對於世界文化幾乎沒有絲毫的貢獻。然而深賴歐美民族在和平的統制之下建設了新興的科學文明，補償了我們的陷缺。這文明又由歐美民族作爲禮物贈送給了日本。使日本早於五十年以前脫掉封建的界域，又和歐美人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然而，日本人，在狂暴的軍部統制之下的日本人，所回答我們的禮物是什麼呢：是毀壞文明，摧殘人類福祉的飛機大炮，毒氣細菌！

日本的狂暴軍部是世界文化，人類福祉的最大的脅威，這，是明而且白的事體。

不僅我們中國民族是達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就是整個人類都是達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了。

過往無數的志士仁人爲謀人類福祉，費盡無數心血所創建的文化利器，都爲日本軍閥所逆用，用來毀滅我們全人類了。

我們中國民族本着他愛好和平的素質，我們被逼迫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們現在提着正義的劍，起來了。我們不僅是爲要爭取我們的生存權，爲要保衛我們的祖國而抗戰，我們並且是爲要保衛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而抗戰。

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很薄弱，但我們的意志却很堅強。我們也明確地知道，日本軍部的強悍是因有日本經濟爲糧台，而日本的經濟基礎是奠設在我們中國身上的。我們中國能制日本經濟的死命，同時也就是能制日本軍部的死命。古語云：『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我們要拚棄我們的一切，至少是要達到與日本軍部同歸於盡的一步。

我們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存權，犧牲了自己的祖國，而使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得到保障，我們能遂行着這種使命，我們是感覺着無上的光榮的。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戰士，請你們一致起來和我們攜手，爲全

我們爲什麼要抗戰

世界的文化而戰，爲全人類的福祉而戰，殲滅這東方的一大羣瘋狗！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草於上海飛機大炮的轟擊中）

告國際友人書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鬥士，一切理智清明的義士仁人們
我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文化，我們全人類的福祉，目前是臨到了絕大的危機
了。

西方，把國際勢力劃分爲了兩大陣營的西班牙的戰火業已經年，迄今尙未止熄
。東方，我們目前的中國又在和狂暴的日本軍部作殊死戰了。

日本的軍部自從中東之戰，日俄之戰，屢次的大戰役獲得了勝利以來，他們只
知道戰爭的得利，不知道戰爭的慘禍，他們是把戰神認爲了他們的守護神了。

歐洲大戰，東方沒有直接參加，播及於日本的影響很小。否，他反而是得到了
偏惠，把他的各種勢力扶植了起來，對於我們中國生出了獨佔的野心。這野心，尤
其在最近的六七年，揭開了一切的面紗，毫無掩飾地暴露着了。

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侵襲我滿洲，蹂躪我上海，奪取我熱河，割裂我冀東

，猶然不知滿足，絲毫也不想收斂他的侵略的狂勢。最近復自行醞釀出蘆溝橋事變，以重兵五十萬進攻華北，奪取我北平天津，屠殺我無防衛無抵抗的民衆，而於我文化機構，尤狂肆摧殘，逮捕我學人，槍決我青年，炸毀我學校，焚燒我圖籍，這種狂暴的行爲，就是未開化的蠻人都是不能做出的，而日本軍部橫無忌憚地在二十世紀的開明的今日，不惜一演再演地引以爲快意了。

華北的轟炸尚在繼續進行，華南的轟炸十日以來又早已開始。上海的四郊，杭州，蘇州，南京，南昌，武漢，長沙，各地都同時受日本軍部的轟炸，我無防禦無抵抗的民衆，尤其孱弱的婦女幼兒年老無力者，死在轟擊機的投彈之下的總數當在十萬人以上。北平天津等地的死亡，還不及算入。現在上海四郊的學校和文化機關又和天津一樣，已經打成了一片焦土了。

朋友們，我們明確地知道，日本軍部的野心是沒有止熄的一天的，他們的所謂「大陸政策」，正明目張胆地表示着非完全佔領中國不可。他們之想吞併中國，處心積慮已經有四五十年了。他們認爲他們的羽毛已經豐滿，他們的海陸空軍都是世

界無敵。而且在目前的西方有西班牙的內戰尚在進行，各文明國家分成爲對立的形勢，愛好和平的友邦在表面上似乎已沒有餘力顧到遠東，所以日本的軍部更認這爲千載一時的機會，發動了他們將近全部的武力大舉圖華。我們中國，目前的確是處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了。

但這危機是我們中國一國所獨具的嗎？否，這是帶有全世界性的！我們中國的危殆只是這個危機的開始。這個危機，猶如猛烈的霍亂，鼠疫，它在短時期內便向全世界蔓延。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都是同樣地受着了莫大的威脅的，我們這樣的說辭並不是故意要危辭聳聽，也並不是要誣譏日本的軍人。日本的軍人他們在公開的宣傳上所作的說辭有時比我們這所說的還要更甚。他們老早便在夢想着成吉思汗的再來，其唐荒無稽的宣傳家更認爲成吉思汗是他們的源義經，他們早就在夢想着更要演出「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慘劇的。

是的，朋友們，他們這種想念的確是「夢想」，我們可以絕決地這樣說。但是，這夢想不是有逐漸實現的可能了嗎？六七年來日本軍部在我們中國境內所演的慘

劇不是給我們全世界全人類的連打的警鐘嗎？我們中國如逐漸地被日本人吞滅了，誰能夠斷言，日本人不會像五世紀前的吞併了中國的蒙古人，把戰禍蔓延到全世界？我們要斷言日本軍人的野心是夢想，須要有實力來證明他的確是夢想：

我們中國人現在是起來了，我們是被逼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在死裏求生地起來了。我們明知道我們的力量很薄弱，我們的軍備遠不如日本——因為日本人的整軍經武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時間而我們是只有五六年的——但我們不顧一切地起來了，我們的旗幟上所寫的不僅是要爭取我們民族的生存權，要保衛我們祖國的獨立，而且我們是要做世界文化和人類福祉的防波堤，我們要保衛世界文化並保衛人類福祉。

朋友們！你們不要以為我們這種想像是誇大罷，不要以為我們這次的對日抗戰是不虔敬，不量力，僅如以卵投石，或如上海某外報所載的嘲笑謾畫，是以戎克船和日本的軍艦衝擊罷。不，我們相信，凡是真正愛好和平，愛好文化，理性清明的友人，決不會作如是想。我們相信，我們的友人是徹底同情於我們的，我們相信，我們的友人就和我們自己一樣，是相信着最終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因為我們

的全國上下是一致地發動起來了，我們的兵士樂於犧牲一切以保衛自己的祖國，我們的人民也都樂於犧牲一切以保衛自己的祖國，我們大家在同一的目標之下舉起了抗敵的烽火，舉起了二十世紀的赤十字軍的軍旗了。我們縱使是戎克船，然而這戎克船上載滿了猛烈的魚雷和各種各樣的水中轟炸器的。這我們相信，住在上海的國際友人們，可以作我們的保證。這十日來的上海的戰況，我們的戎克船不是事實上擊沉了日本的軍艦嗎？

戰爭的勝負並不全靠武器，武器終是要靠人來運轉的。日本的士兵乃至日本的民衆，我們明確地知道，他們也並不是渴於血液的猛獸，他們的出征，至贊助出征只是受着他們的軍部的迫脅，出於不得已而然。日本就是施行了軍事獨裁制的，除掉軍部和少數馬路政客之外，人民全體，上面資產階級下而無產大衆，都是失掉了他們的自由，他們僅僅是在軍部的一顰一笑之中唯唯否否而已。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有名的自由主義的憲法學者美濃部博士，都已失掉了他們的發言權，甚且連生命都要時受危害，其它是不言而喻的了。故爾日本的出征軍，我們敢於

說一句，他們是『將驕兵法』。然而我們的却不同，我們的士兵和全體民衆，是人都抱了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的。決定勝負的契機應該是在這兒，歷史教訓我們，中東之戰時日本的軍備不如我們，而日本戰勝了。日俄之戰時日本的軍備更遠不如俄國，而日本又戰勝了。爲什麼呢？因爲當時的日本所爭的是自己的生死存亡，和現在的純粹出於侵略，是完全兩樣的。我們現在是處在了中東之戰和日俄之戰的日本的地位，而日本是處在當時的我國與俄國的地位了。

日本的資產階級也同一在反對日本出兵，雖然他們的立場不同。他們應該比誰也還明白，他們的經濟基礎一多半是建設在我們中國這個世界商場上的。他們要榨取我們是以維持和平狀態爲最適宜。戰爭，不啻是破壞了他們自己的產業，荒廢了他們自己的市場，同時也就可以說是他們日本的自殺。日本軍部之所以有強盛的今日，是全靠着日本經濟的發展。現在他們發動了戰爭，這是阻遏了自己的經濟發展，在我們的眼前是展開了日本軍人的拿手好戲『切腹』之一幕的。日本的經濟的生命可以說是被制在我們的手裏，同時日本軍部的生命也就是被制在我們的手裏的。

我們要長期拉戰，使日本的經濟機構全盤破產，同時也就使日本軍部歸於消滅。

日本軍部侵略我們中國有句口頭禪，說是要『防止共產黨』，他們屢次逼迫我們中國的當局和他締結『防共協定』。其實這是最可笑的連小兒也騙不了的幌子。共產黨在蘇聯單一地擔當着政治的處理，在英法等國也公開地參加着國家的政權，其本身並不是日本人所忌視的那種怪物。這些都暫且不論，先說到我們中國的國內吧。我們中國共產黨老早就停止了牠的對內鬥爭的策略，竭誠地提倡聯合戰線，以鞏固國防，共赴國難。這由日本軍部的意識形態——忠君愛國——的立場說來，正是應該極力嘉獎的，何勞你來替我們『防止』？次說到我們中國的國際吧。各個友邦對於我們中國素來都取的是友愛的態度。就是日本所最忌避的蘇聯他更老早把他在我們中國境內由不平等條約所獲得的各種特典放棄了，而在她的本國是在極力提倡民主的，更何勞日本軍部來代替我們『防止』？倘是以『防共』為幌子的既奪取了我們的滿洲，熱河，冀東，華北，而在這些區域又任意沒收人民的財產，這不正是在實行共產嗎？去年日本的『二二六』之變，一般的少壯軍人所標榜的『沒